



散文

祈盼奇迹

■姚化勤

是上帝的眷顾或惩罚？写那篇《西站何时再迎君》的小文时，曾引用挚友庞曙光兄的诗句：“今朝与君站台别，未晓何时是会期？”我们都有种生死诀别的感觉。虽然那次来京，他的精神状态尚好，我们一起逛北海，登景山，游大观园，依然谈笑风生，但毕竟他已经做过了两次间质瘤手术，属于“挖肝摘肾度余生”（曙光兄句）了，谁不晓得意味着什么呢？

没料到，短短的一年间，我们又有了4次见面的机会。原来，德国研制出一种专治这种病的新药，要以北京307医院为试点，找12个病人搞试验。庞兄闻讯赶来，恰恰排在了11位，是天不绝人吧？一时间，连并不迷信的我，也相信起神的护佑了，盼望着奇迹的出现。而希望却像风中的油灯，一直飘忽不定。开始，兄长拿的是“对照药”，当然于病无补；后来，吃到了真药，抑住了瘤的疯长，可副作用很大，疼酸交加，厌食难受；稍一停药，瘤立马故态复萌：直折磨得人苦不堪言。

兄长这次来京，身体大不如前，连走路也很吃力了。——随身带个“小马扎”，我去迎接时，他就坐在上面，脸色苍白淡黄，令人油然想起“雨中黄叶树”的唐句来。是的，是秋雨中的黄叶，真担心一阵风来，他也会落叶飘零……

北京仲秋的清晨，已经有了几分的寒意。我们不敢久停，他又不愿回家，说是时间来不及——此次只是取血化验，无需住院，陪诊的女婿来时便订了返程票，怕误事。于是，我们见面前后不足十分钟，他留下一句话：“但愿上帝能再给我一年的时间，我真想把构思的长篇赶出来啊！”——就匆匆地上了“的车”。

目送着车轮疾驰远去，我疑真疑幻，禁不住悲从中来。这是我熟悉的兄长吗？两年前，他才退休离开教坛，还壮年汉子似的，南赴漓江，西走潼关，浪漫着一个书生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梦，并吟出了不少的锦章妙句。

一年前，他竟然查出了瘤！不过，那时，手术之后，他似乎壮心犹存，仍不无豪迈地宣称：“阴曹游罢敢诤夸，坦荡之心未有涯。喝退死神登大道，携妻访友逛京华。”

可现在……人生啊，该有多少无奈与哀伤！生命怎么那样的脆弱——说衰竭便衰竭了！

如果苍天有灵，一定会满足兄长的愿望。因为他明知自己的来日不多，不求福祚绵长，不求家财兴旺，只盼能假以时日，春蚕样，吐出最后一缕丝，这在当下的社会里，恐怕人数不多吧？能感动不了上帝的恻隐之心吗？那样的话，我敢断言，世间又会添部真文学，且脍炙人口。因为他上次来京求医，向我讲述过酝酿中的长篇故事，其曲折的情节，生动的场景，尤其个性鲜明的人物——一个绰号“磨底”的主人公可怜、可叹、可悲、可笑的形象，栩栩欲生，让我几次忍俊不禁，含泪笑出了声。可以说，他已经拟好了腹稿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定能给阿Q、陈逸生们再生出一个嫡亲的兄弟来。

我对兄长的愿望成真，抱有满怀的期望。尽管也知道他是走路离不开小马扎的人，很难长时间坐在电脑前，搬动方方棱棱的汉字——那劳动的强度，恐怕连精壮汉子都难以承受啊！但心里又总觉得会有奇迹出现。想：太史公不是受过刀刑后，写出了皇皇巨著吗？当然，二人无法相提并论，不过，谁能说他们毫无相通之处呢？我以为，兄长的血脉里同样流着前贤的精神，所以，脆弱的生命深

处，才昂昂然挺起了钢铁般的意志。

又为兄长感到些许的遗憾。构思长篇，该不是一时的冲动吧？为什么直到重病缠身，才开始动笔呢？或许只有一条解释：命运使然。

从他近日流露的强烈愿望中，我明显地感到，兄长最钟情的事业是写作。而他自身的素质，也完全具备成为作家的条件。——生长在乡村，经历过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，饱尝了父亲被打成“右倾”的世态炎凉，阅历够丰富的了！加之思维敏捷，早在青年时期，他创作的小说《一包花生》，便展现出了对乡间社会、尤其草根人群的独特感受和写作的天赋，发表在红火一时的《东京文学》上。还曾应当时地区文化局之邀，和如今享誉中原的名作家孙方友先生一起写曲艺，其作品在省编辑的曲艺集里名列榜首。

可惜，他是民办教师，“文革”一度“革”去的高考恢复后，又担起了高三的班主任。考上学生的多少不仅影响着自己的饭碗，也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前程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繁重的升学压力，强烈的责任感，使他不得不放弃喜爱

的文学，一心一意地追求起升学率。

常常听到一句十分豪迈的话：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其实，未必尽然。环境、机遇往往也起着决定的作用，仿佛另一双看不见的手，冥冥中操纵着你的一生。曙光兄即是如此。随着一季季的桃李芬芳，他的兴趣似乎也发生了根本的转移——如他自撰的书联所云：布衣蔬食贵乎安贫知命，残卷孤灯乐在探隐寻幽——转移到了语文知识的传授和教学经验的探索上。尔后的几十年间，除了教学论文外，他再没别的文章见诸报刊。

直到退出了教坛，他蛰伏的文学梦才又复苏过来。病前的旅游，该是重返创作路的起点。《寻找敕勒川》《梦断寒山寺》等散文和数十首歌颂山河的诗词陆续发表了；同时，也萌生了创作长篇的念头。孰料，病魔会突然袭击呢？

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！然而兄长的意志却没屈服倒下。意识到时光的紧迫，他一边整理旧作，将散文和诗词结集出版，一边写出了长篇中能够独立成章的二三片段，要爆出生命晚期的呐喊。

奇迹总是人创造的，相信兄长也会创造出奇迹来。我等候着……



走进秋天

亦连 摄

爱的奴隶

■李洁

姐姐在变电站上班，一值班就要好几天不回家，于是她的女儿只好托给母亲照顾。母亲常抱着外孙女又爱又恨地说：给你妈当了几十年奴隶，现在又要给你当奴隶，这辈子真是欠了你们的！

母亲这话是有来头的，我们姊妹小的时候，父亲除了偶尔做做饭，是双手不沾阳春水的，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全家六七口人的家务活都沉甸甸地压在母亲的肩膀上。经常见她大张声势地边做家务边数落我们的顽皮，加上不时哀叹自己“奴隶命”的怨愤，听起来简直命比小白菜苦，恨比杨喜儿深。

彼时我还年幼，以为奴隶就是“保姆”的意思，倒不以为然。后来年龄渐长，明白了“奴隶”的词意，便常常反驳母亲，你根本不是奴隶，你是压迫奴隶的奴隶主！要不，哪有奴隶敢抓着奴隶主的耳朵左三圈右三圈地拧？哪有奴隶主一听见奴隶的脚步声就好似老鼠见了猫，赶快跑到书桌前写作业？我们这么受你的压迫，都是你的奴隶才对，母亲一甩“奴隶”的姿态，一巴掌就要拍来，我已嘻笑着跑开了。

在“奴隶的残酷统治”下，我们一个个“小奴隶主们”睡梦正酣时就被揪出被窝念书，背不

会要挨打，提问生字默写不出更要挨打，一把量衣服の木尺，啪啪打在我们的手心上，母亲眼也不眨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

因为惧怕母亲的刑罚，我们老老实实地按照母亲预想的人生轨迹，读书、考学、参加工作。以为终于逃出了母亲的手掌心，心中如翻出了五指山的孙猴子般雀跃。

母亲却比我们更加欢喜，她常轻松无比地自喻为翻身的奴隶，终于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时间了，闲暇时逛逛街，邀三五好友下下跳棋，倒也不亦乐乎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姐姐的女儿出生了，光荣

升级的母亲又重新陷入“奴隶”生活。可母亲劲头十足，常常抱着宝贝外孙女逗个没完，笑个没完，也不觉得辛苦和劳累了，我在旁就叹息着：“唉！妈你就这奴隶命，甭想翻身了！”

某日晚上，我对母亲说：人自己活着都累，再拖儿带女的，岂不更累？还是一个人好，也不用给谁做奴隶。母亲却说：当奴隶也是一种福气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让你们健康平安地长大，看着你们各自成家立业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，天下做父母的，都是心甘情愿沦为孩子的奴隶……

乡情

(诗二首)
■信景涛

忆童年

秋晚炊烟绕农庄，
村头小儿玩欢畅。
哪知爹娘何时归，
农忙时节问斜阳。

秋思

古磨老屋树大，
小河村落人家，
泥路秋风萧瑟。
斜阳西下，
离散人在天涯。

春色

■刘好印

春暖花开片白红
南方燕子向北行
百虫皆从土里出
鸟儿咯咯叫不停
麦子长得绿似海
露水如河见星星
粉蝶双双花里去
村庄绿叶不透风

读《平凡的世界》

■王鹏军

生活在平凡的世界
从来没有颓废
默默地坚守着
喜忧掺半的人生
当年轻的梦想被现实照碎
人,又恢复理智
谁,没有过张狂
谁,又不曾幻想
好吧,好吧
平凡的人
还是那般可爱的模样
依然信着只有劳动
才能拥有快乐时光

虽然
那个时代化了妆
没有沉淀
没有消息
平凡的人啊
随着跌宕起伏
岁月把水涤得清澈
人也不再飘啊飘
他们是活在海里
湿润地
没有波澜地
静静地享受海风和阳光
劳动啊,劳动
平凡人的依靠
平凡世界里的坚强

登山者

■路雨

站在山下
仰视
山是那么高大
我是那么渺小
在我之前
在我之前的之前
多少人就把脚印
留在了你身体的每个部位
多少人曾像我一样
站在你的脚下
带着崇拜者的神往
这么仰视

登上山巅
俯视
山是那么渺小
我是那么高大
在我之前
在我之前的之前
多少人就把脚印
留在了你高不可攀的头顶
多少人曾像我一样
站在你的头顶
带着朝圣者的喜悦
这么俯视